

寶坻政書卷之十二

門生 劉邦謨 王好善 編輯

感應篇

先生性甚樸心甚真舉動坦夷不設城府幽格鬼神明動民物神感神應有出於尋常耳目之外者其事甚夥不能盡述姑即其章章較明為遐邇所傳頌者輯感應書

一萬曆戊子公下車寶坻大潦五年矣躬行阡陌教民浚導增築三岔口堤分鑿林亭口諸河積水盡

卷之十二

洩遂獲有年當其初治水時民苦乏食地忽生異草食之根莖皆甘乾而磨之則成麵水既退野穀遍生民始足食功迄有成時有勸公申報當道者公不聽作野穀解示之其詞曰余釋褐例應為令令寶坻至則大澇稽天穀不熟者數年矣富者貧貧者死死者相枕藉余久習鉛槧不通世事莫知為計幸監司相信得莫減浮費四千三百餘兩一切供應如四輪車採石夫匠之屬舉得賜免於是稍稍獲休養逝者漸歸四方流民漸有至者然請

賑則倉無現粟議貸則野無富家民聚而無食祇
益亂耳日惴惴然憂之不置十月間水落土出有
野穀旅生其實比黍差大比菊差小其苗長不過
三四寸而結實甚繁民賴以食客持以示予且請
曰此非常之瑞也宜以上聞予曰不然頌太平者
急天符覈治行者先人事予治寶坻盜賊未息爭
鬪時起雖有嘉穀詎足為瑞吾聞王者脩德緩刑
則天應以嘉穀今 朝廷詔獄不行刑者數年矣
使此為瑞徵是宜在 聖君 賢相不在一令也

卷之三

瑞在吾君吾相而吾布聞之道設者能余弗能也
人心聞災則懼懼則有益聞祥則喜喜則怠事春
秋記災不記祥豈無謂哉且聞不蓄而獲者不祥
小子黃學未離咕嗶而名滿天下治未離案牘而
若民翕然頌之皆所為不蓄而獲也天殆以是正
訓予歟因恐懼修省而隱其事

一己丑三月至五月不雨時大潦初晴遍野主蟲食
未幾盡公禱雨於神數其事以自責讀文纔畢陰
雲一朵起自西南俄而四合雨隨車而下明日又

兩四郊沾足蟲螟盡死凡蟲嚙之處一莖輒變數
莖其獲大倍御用監仰齋戴太監作異政傳贈公
其略曰本監馬坊之地大都皆在寶坻名徵蘆稅
其實皆穀租也歷年大潦民多逃匿所徵之稅十
不得一徵收者往往負罪莫可控告歲戊子了凡
素公來令寶坻輕刑緩征與民休息其時逃者漸
歸又恐乏食忽生異草甘美可飧民藉以充饑而
力耕一異也至秋成又產野稗長不滿數寸而結
實特繁由是四方之民輻輳來歸而地盡闢二
異也越明春苦旱以大雨初晴野多生蟲徧嚙禾
根公作文禱于神一雨蟲盡死其禾黍被嚙處一
莖輒變數十莖歲則大稔三異也匪直如此海濱
之民多頑梗不奉法呼之不來徵之不應非嚴刑
卒多逋負公信義足以服人慈恕足以孚衆今歲
予至奉前輩王公之約事皆取決於公公出片紙
而民立應不俟督責而稅事大集頑鈍者輸誠強
梗者革故此政之尤異者哉

一寶坻之地半為二書四世每徵稅至縣多不循法

紀肆虐吾民或閉而絕之食或裸而懸之樹前後
死者無筭縣官莫敢誰何公至太監王公銘恃司
禮張公之寵又權掌東廠驕貴偃蹇言動多不遜
公不與競平氣待之其人聞言內愧不覺折服語
數日執禮漸恭卒具贄稱門下士既以師禮事公
公因與定約本監官至縣代為追呼不許自行拘
擾由是連年來者如許公戴公之屬相繼遵守不
敢私准一狀不敢擅戮一人海濱之民得免橫征
暴虐之苦公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

卷之三

四

化其感格如此

一公在寶坻刻書十餘種曰祈嗣真詮曰靜坐要訣
曰詩外列傳等遠近人士覩之咸津津興好德之
思因而改行從善者甚衆保府州守馬瑞河讀要
訣而心服即送贄遙稱門生并問治心入道之要
公答書具錄如左孰謂秉彝好德今無古人哉其
書云茫茫海宇學道者希孰事方在車馬馳驟中
乃獨留情於此繾綣走使虛懷下詢致加不穀以
不敢當之禮昔聶雙江欲師陽明先生而陽明已

沒乃作文稱弟子而祭之厥後砥礪自立問學日
精人謂從遊十前者或叛其師而稱師于沒世者
乃篤守其教于今稱雙江之賢不衰然陽明猶雙
江之先輩也今足下仕先于予官尊于予且與予
未面也儼然以師禮相加豈不更勝雙江矣乎吾
聞主峯禪師未會清涼偶讀其所著華嚴鈔即遙
拜為師大率此心苟同則千里可以私泚不同則
對面如聾也僕之不肯不敢希清涼之萬一而足
下之賢則無愧主峯謹受此禮以成足下之高倘

他年相見而足下果精進也於僕為無忝於此禮
為不虛不然來柬在封珍投在笥具將返而璧之
豈敢虛冒大夫之賢以成而過問欵具荅如左

來書云熟讀要訣首尾相應即如此法脩之恐其
間尚有妙用雖以言語形容者一或少差寧不悞
事不知何以教我荅曰但肯依法修持必不相瞞
來書云要訣至簡至易詳且盡矣然其中必有
先後之序更煩再賜一冊勞大筆硃批庶可以循
序漸進荅曰書中篇目次第即是先後之序但脩

證處或調息或作觀只用一事不必兼作也 來書云嘗聞入道必先受戒恐一犯之前功盡棄煩將祕要緊切應戒者批示之答曰持戒是第一緊要之事倘能專戒精嚴不犯則千劫之罪可以坐銷一犯之訛安得反廢釋門五大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食肉生每日持之至晚輒回向謹錄奉覽 來書云四禪四定功果浩大亦不易成倘如法脩之萬一其中所見境界少不盡如其言寧毋移易其心為他境所奪將何攝服

卷之三

六

請倘教之答曰禪之境界萬種不同有從報因而發者謂今世坐禪乃發前世脩証之事其發必不依次第悞認即錯矣有從習因而發者謂目前散亂心中行些小善到此定中亦必發現或惡亦然皆不可執執則永不發深禪定矣但有境界只遣除之不去認着自然無病蓋執着則止亦成魔不執則魔亦無害千萬記取 來書云禪內有慧照之說尚不知如何景象請譬而喻之何如答曰真慧發照如明鏡當臺始來妍現媼來媼現鏡無邀

像之心像無投鏡之意即今目前行事便可受用
掃除機智一切順逆好醜總不關情得一念相應
便是一念聖人得一日相應便是一日聖人 來
書云九想十想令人讀之不覺流涕其感人遺欲
是矣但白骨想中寧毋令人驚怖此想既成恐不
能遣去反成疾患且終不知想過作何究竟或初
學時想歟抑凡用功即想也 答曰此問最佳凡人
欲多者當脩九想十想等愚多者當脩調息等倘
脩九想十想生恐懼心便當捨此脩數息倘脩數

息而欲心未斷更當脩九想等在人斟酌用之
來書云入道必先煉魔夜不成寐然後可以進功
未知有此說否 答曰煉魔非一人所可行必須上
有明師監板下有良朋作伴古人亦有從此悟入
者今不須爾但脩禪得力睡魔即遣矣 來書云
食齋之說初學既不能長齋亦召切要之日齋之
定有期限何如 答曰僕已不穀食者數年矣一切
葷牲人前尚未敢斷不獨慮人疑謗亦欲示人易
從也每月十齋日則不可犯初一初八十四十五

十八廿三廿四廿八廿九三十日也 來書云進
功每日用若干時候存想此外尚可交接人事否
或如吾夫子未感則廓然太公有感則物來順應
相近否答曰日間稍暇即靜坐不拘時節太公順
應原是養心之法物來不能順應只是靜時不能
廓然且須勉強習去難忍處須忍難捨處須捨忍
得一分便有一分安樂捨得一分便有一分潔淨
從此行持不廢自是得力時也 來書云既入道
矣則諸人事俱當謝絕恐人道有未完處尚可兼

卷之三

八

而行之以俟久久擺脫何如答曰若論調心正要
在人事上磨練若論坐禪須當謝絕人事一意進
脩倘人道尚有未完只得兼而行之此是方便法
行 來書云脩行必擇名山或靜地獨居可訪而
行之否或謂不論在市居朝亦可信否答曰名山
靜地原是坐禪之所在市居朝則調心法也足下
自審力量何如若直下擔當全無剩欠則案牘喧
嘩皆成妙境一切交際治生皆與實理不相違悖
無清淨可慕無紛擾可憎連禪亦不必坐也倘未

能然須向高高山頂坐寂寂房裡脩切勿托大致
令擔閣也 來書云內凡言如法脩之何法何脩
當有實據始可遵行請不厭煩鎖一詳示之答曰
調息等即是法行此法即是脩 來書云心事匆
匆聯詢數款倘有緊要口訣幸同封密示不敢妄
泄天機自取罪戾也答曰緊要口訣俱已道書若
欲求密義須向自己心中默默理會向人求覓即
非密也

一公初至校勘刑具本縣之枷重者百觔以上輕者

卷之三

九

亦不下八九十觔公曰按律枷止許重二十觔以
乾木為之今重若此非法也依律另造輕枷棄舊
枷疊置獄中檣下久之公謂宜析為薪命放之則
有二芝一生于地在枷空處一生于枷上爛然五
采邑人爭為詩歌頌之不能悉錄錄其佳者三首
其詩云昔人愁絕處此日忽逢春雀散青天月芝
生綠水濱瑞雲鋪肺石秀色動囹圄賓仔細看靈物
還疑獄有神御史蕭九功○渠陽日暖百花開兩
朵新芝出夜臺雨露滿天卷樹曉青蠅飛盡一聲

雷○野有垂棠口有碑使君深愛洽茅茨青風不
道囹圄陋直送天恩列紫芝山人顧與奇

一歲饑公分地煮粥各遣一老人司之進諸老人而
拜之因告曰以粥濟民萬非得已倘稍有泥沙雜
之或冷水和之則食者立病不惟不能救命且促
其生矣語畢泣數行下衆老人感激無一人敢侵
漁者公又禁戢窮民以次就食不許撓越衆皆聽
命惟謹終其役無喧譁越禮者夫姦猾老胥至難
公也窮困饑民至難齊也公以誠感之而狙詐者

卷之十一

十

奉公饑饉者守禮感應之機亦神矣哉

一公精于樹藝見土辨色即知其宜種何穀刺寶坻
農書隨地教民積年荒地皆開成美田然公申文
當道只告荒不說熟也屯田方御史由寶坻從間
道至玉田見四野田禾茂盛以書責問何為以熟
作荒公具啟荅之其詞曰倘員甸邑雖竭寸心調
御疲民實慚涼德不意頻災之後遽成上熟之年
在在開耕青青徧野論恤民之常分祇宜報災經
按轡之親瞻自難隱實茲蓋伏遇臺下忠誠愛國

勤恕率人不以屯種為虛文故本縣荒地至多而今皆開墾特以聚人為急務故連歲連迯至衆而今盡歸來稽下邑豐足之由皆上人曲成之賜且地非孔道而恩累按行觀污泥之在途慚饋食之多簡方憂獲譴遽辱頒書伏願重念連歲之積疲且緩今年之風負勿誇良吏但恆貧民不勝懇禱之至是歲嘉禾徧野有一莖五六穗者

一前令管公遭越獄之變官吏皆受重罰故諸囚晝夜繫繫免者相繼公至命稍寬之暇日輒入獄召

諸囚告以善惡感應之理聞者皆悔悟泣下已丑七月十七夜大雨衆水驟發獄牆盡圯諸囚相與語曰有官如此奚忍負之並無一人逸者

一本縣死囚凡十四起公初至虛心鞠審謂惟二起法應死餘十二起皆在矜疑之列初開送孫按院時郭道尊在任六年囚皆其所定者以公翻其審語甚憤且怒孫公止開一人及徐按院來公復開送則一無解釋者公歸召諸囚語之曰任善降祥作惡降殃上天明命也吾竭力貸汝命而上官

省豈獨無慈念哉由爾曹悔過未深前愆未滌不能動天耳今與若輩約果悔悟圖新自怨自創者當與求解不然即開死列不槩與求生也由是諸囚感奮相約為善晨昏皆有功課日持準提呪圈圈之內儼如福堂罪戾之人咸興喜念五年間相繼脫罪無一在繫者公離任之日獄無現囚庭無強訟庶幾刑措之風矣

一三河之民曰王紳者誣告富民戴洪毒殺其女棄其屍紳死二子大本大化復固執之事久不決

指使者以公明亮委勘其獄時大本以病不到官惟大化入對公一訊即吐實其女現在薊州李宅不死也大本聞之尤其弟云吾父之仇執之三十年爾何一旦吐實大化云見那官端端正正坐在堂上不由人不說真情其感人如此公不甚用刑雖問強盜亦未常輕以嚴刑拷訊而事情徃得實常云立威之道不在鞭朴但當莊以臨之故公每坐堂雖祈寒盛暑必正衣冠尊瞻親儼然可憚也

一公力行節儉與縉紳相約每會腥素五品不許宰牲然縣門左右各有熟食店具來已久日殺性命甚衆公亦不能禁也已而漸少暮年之後並無一家賣熟食者蓋向來買食皆由訟者邀晏吏胥令公隨問隨結庭無滯獄買者鮮少則賣者折閱故皆徒業耳

一本縣糧不甚重役則頗繁奸民畏役有世為流寓而不願入籍者公審編有法各役俱蠲自正糧外一無差累初年報入籍者三千九百九十餘戶又

卷之二

十一

將流寓差銀盡行捐免由是四方之民緝負來歸公至之日村野蕭條及陞任時四郊輻輳流民之增不啻十倍云

一本縣梁城所之軍嘉請庚戌盡撥守石塘嶺矣後又行抽梁之法因劉縣尹與掌印楊指揮有隙將餘丁五百餘名盡數抽赴邊而本兩虛無人焉有屯田百分每分歲納屯糧二兩七錢軍逃田荒年累徵比又每歲進表二次又有額派兩宮花鈔銀及諸役銀不下二百餘兩皆係各官私賠公審

至所調知其苦延問士庶求所以甦之時張指揮
掌所印告公曰別無可處但求審得公平使各官
均賠而已公奮然曰吾邑中諸役各處置豁免爾
所中之軍獨非吾民乎何忍其顛連至此也訪得
水道沽有軍百名每月口糧六斗赴密雲關領自
海濱至縣二百八十里自本縣至密雲又二百四
十里所領六斗藟糧止折銀二錢四分而往來千
里且守候不常所領不足以供所費故各軍皆不
領惟托密雲棍徒代領而稍美其餘以歸各軍十

卷之三

一而

不得一也公申請撫按即以百軍之糧充屯田額
辦而進素花粉等銀皆取足其中復清出百分屯
田分稜草頭沽之軍由是軍得耕無糧之田官得
免賠銀之苦吏胥又無徵收屯糧之累文到之日
合所懽聲如雷時方隆冬張指揮園桃二株一夜
盡開衆以為貧軍再生之應

一公在任時民間皆私繪公像飲食必祭家家尸祝
雖禁不能止也既陞遂建生祠于城之西隅過者
必拜或追思泣下春秋各立會以祀公非有徵

期會也感德思慕久而愈篤

邑侯袁公生祠碑記

侯起家甲第為邑五載所經部使者推薦賢能無不首侯大家宰錄績者六謂宜倣漢制召入為公卿九列今年以東西多故擢侯職司馬郎事邑縉紳諸生三老豪傑建生祠成屬不佞為記夫謹按禮有功烈于民者則祀之然非德澤汪濊淪肌洽髓者毋舉乃侯治邑作何狀內召甫及旬輒翕然卜地塑像以祀者蓋我邑自

高皇帝除令以來業二百餘禩矣其間治以善聞吏民懷思者無慮數十乃其仁心為質再造坻邑逼

古循良而上者莫侯如侯之明之惠之恭之庶詳在德政錄者不可殫述姑舉一二最著者邑五科弗第侯憫然嘉惠給膏廩講授經藝肯于舉子業外揚確性靈辛卯以明經舉兩人邑屬三輔地徭役故冗富者感額車戶貧者叩心里甲他若擡柴拽磨行頭富戶之役動以折產侯一切調停報罷且戶口凡兩審編無不當人人意者邑瀕海故多水患侯掘地而東注之鄰人歆以坻為壑則侃侃撐住無脂韋態水沴屢罹却惻然流涕為瑣尾請命不則稍俸賑貸所活以萬計邑多疑獄聽者率

拘成案侯庶其狀力為辨解更生者不下數十人
先是輸賦者上下豪吏手陰以羨啗令侯為鈔筭
法不入奇羨長安貂蟻戚晚筐篚相望侯為廩客
語一槩謝絕之母論居常冷然一魚一菜悉以自
給即捧檄戒塗惟圖書衣笥檢庫中羨金千餘申
以抵負稅云籍令吾邑非侯則豪儁不挂籍于賢
書編民不息肩于擔負懸罄者無以倚命含冤者
無以憑生而行金者得以竊柄矣以故父老輒語
孳息至泣下曰夫長吏也蓋世所罕聞且覲耶或
人息繪像或家自龕主生祠之義時束于見任而

莫或舉之耳今雖無歲甫一舉事納木者輸粟者
採石陶瓦者輻輳鱗集豈其不愛財力與天生蒸
民不能自理惟是二三良吏噢咻而拊循之乃侯
五載湛恩不啻慈母則蒼生之中默鼓人心而示
之報耳不然凶荒離散非若豐稔熙恬可以倡義
而化誨也何乃不速而成若此哉噫城郭未改銅
墨自如士民喁喁跂踵慕義不知將何以謝福星
于後來者侯諱黃浙江嘉善善人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南京刑部福建司郎中邑人治
生沱溪范國頓首拜撰

生祠啓文

伏以

來仁得仁喆聖豈違于樹譽以德報德士民亦貴
于知恩故政在浚儀共畫形以配食彼澤及榆次
亦勒石而叙功蓋截鐙留鞭誠知無可為計而脚
環結草必有所以伸情仰惟

了翁袁父母本以弘才撫我疲縣千般善政一點慈
心

國家二百年來豈為無令大尹數十位內僅見此君
茲者名播清朝官聯戎部圍等遠稽舊典曾云有

卷之三

德于民則祀之近訪輿情皆曰知恩不報非夫也
將筮吉日特立生祠凡我鄉親久蒙護庇天高閻
闔既不能赴

闕保留日近丰標是不可圖形報荅磚灰木石各任
所輸士農工商不拘于類嗚呼得道者多助億兆
自有品評愛人者必親功德豈容思議政成三載
曾瞻當路福星祀享千炷又看現世活佛

邑侯袁公德政錄生祠記序

邑侯袁公德政何為而錄生祠何為而記也維
砥底可績五載

上召主戎政將單舸赴召邑人士旬日前各買舟楫泊以待發之日舳舳激流張歎相呼沿河迤邐祖餞有牽袂泣者有喜鶯遷隱痛者抵于夜始解纜北行月下遙見帆幙隱隱衆赧赧若靡所恃乘乘兮若無所歸也日居月諸思局其已每鄉約聚述侯政績某差徭省我某獄訟活我某供億減我甲傳乙誦竟日刺刺不休相輯錄以示不朽復聚謀昔庚桑氏居畏壘三年彼歲穰直天幸耳而尸祝之而社稷之侯德何啻庚桑而坻民不壘民若耶惟其德之是以祠之祠成競割牲列俎紛紛登獻若高估遊士成人驛使經祠下莫不驚駭瞻禮億侯治坻公出常道過薊樞列封田夫里嫗徃徃跪伏道側持果茗以獻曰此寶坻素明府耶夫其聞而慕之者如彼宜其見而思之者若此緬惟坻邑雖徧小污不至阿所好

明興來握符臨民者奚啻百數赫赫撫仕登台鼎者奚啻十數惟公獨以生祠億萬人億萬心孰能一之羶不羶羊而羊慕羶豈公有羶行耶公樂道忘勢於世澹然無營而人自不能忘情於公以德政所由錄生祠所由作也序之者誰望雲居士也

邑侯袁公德政錄生祠記後序

往謨落魄膠庠讀毅率疏意諸書輒欣然神往恨弗獲灑掃門墻無何我

師成進士以天幸除令坻邑甫下車校闔庠弟子員謨不知何當于我

師有拔諸生中而竒之授博士家業得朝夕從事皮相者見謂窺至德于一斑云惟是邑薦紳人士為我

我師舉生祀禮併輯德政錄成屬謨宣言未簡伏念

卷之十一

師行實載在德政錄者纚纚其悉總之不離乎庶者近是昔

高皇帝法有司以啗金錢聞者無赦一時兢兢砥厲奉職唯謹至厘璽書勞問徵入為公卿大夫其民亦謳詠不忘相與尸祝之中葉以後法令浸漫士方屈首蓬荜非不禁素絲而陋逐羶一日釋褐紛華穢豔誅于前要結攀援惑于後則有脂潤囊橐魚肉民生已耳未幾挂彈章懼譴訶民惟恐不旦暮謝去何乃議崇報乎哉我

師至則焚香誓願有私雖刀利者如日庭除燭

如秋水先是一切公費倚辦里甲我
師嘉與更始米鹽蔬水之類與民為市今年膺召
入都庫吏檢輸羨千金有奇以進我
師驟然曰余五載以來啗坻邑一口水而乞豈有
表今受羨金者哉况今無年小民流竄殆盡留坻
負租是亦一策也其廉類如此故問民疾苦流涕
請命是曰廉惠改絃易轍百察俱興是曰廉能洞
燭寃抑人號青天是曰廉明不阿權貴不伏彊鄰
是曰廉直則坻人所為祀且錄也蓋亦廉者之報
云雖然我

卷之三

三

師紆策設奇掃蕩妖氛必且鑑鑄鼎彝靈根日耀
道正真詮必且血食孔廟其塗甚遠况生而不宰
有而不若其心甚純然不以奎之遠心之純而必
祀且錄者則坻人慕羨之心未泯也

治下門生舉人劉邦謨頓首拜撰

捐資姓氏

刑部郎中苑 圃

蒲城縣知縣邳 贊

光祿寺署正苑 固

安化縣知縣張濟川

青城縣知縣吳道東

舉 人苑時蕃

陽曲縣知縣苑時葵

舉 人劉邦謨

舉 人王好善

定陶縣訓導芮廷薦

猗氏縣縣丞趙承恩

京衛經歷芮質文

光祿寺署丞芮伯綸

信陽州吏目劉 潢

布政司經歷高德脩

京衛經歷苑時華

縣丞陳 熙

序 班芮伯熙

班劉超然

十三

序 班劉超然

布政司經歷陳以敬

布政司經歷陳以魁

京衛經歷郝 霏

歲貢監生王 屋

歲貢監生王 室

歲貢監生王三錫

監 生黃 連

芮質任 苑時芳

芮伯厚

芮伯重 郝應麟

趙宗燁

陳 照 趙國光

馬雲麟

郝 震 郝 霆

陳 賡

芮述堯 芮法堯

任宗德

郝來儀 趙民望

芮允登

張時兩

錦衣衛百戶繩材

生員李攀龍

馬性乾

芮伯雍

張時儒

陳蘊

李鳳岐

楊相

任思忠

劉應元

葉世蕃

畢文朝

趙沆

張濟衆

李綸

蕭祿

高尚德

王君選

張乘雲

侯永壽

劉桐

任保

葉文學

毛傑

范守仁

卷之三

十一

張守仁

郭廷順

姜大賓

田大慶

田思安

張敬

楊尚文

劉秉仁

劉廷舉

紀遇春

阮棟

駱秉慧

李從寶

彭雲

孫萬良

紀有才

張登雲

紀有祿

劉秉

盧世炎

王進忠

于大良

李自安

姜大成

王義

張朝佐

群仲義

霍彥平

徐天祿

李祿

鄉

民王廷然

王時敏

姚通

項太

劉祿

何通

李復教

黃大義

蕭應儒

靳守金

鄭逢春

孫應登

胡倉

劉教

邢綸

王紳

苗而達

李克勤

王宗禮

王賜福

白賢

鄧謙

潘得清

劉東

李冲鶚

官

二苑祿

苑維新

劉仲金

南港

古

邑侯袁公德政辭上祠記序

邑侯袁公德政何為而錄生祠何為而記也維侯
宰坻底可績五載

上召主戎政湯湯洪水方割將單舸赴召邑人士旬
日前各買舟艤泊以待發之日觸艣救溺張歎相
呼沿河迄運祖餞有年袂泣者有喜驚遷隱痛者
抵子夜始解纜北行月下遙見帆牆隱隱衆怒怒
若靡所恃乘東兮若無所歸也日居月諸思曷其
已每鄉約聚詢述侯政績某差徭省我某獄訟活
我某供億減我甲傳乙誦竟日刺刺不休相輯錄

卷五

七

以亦不朽復聚謀昔庚桑氏居畏壘三年彼歲穰
直天幸耳而尸祝之社稷之侯德何啻庚桑而坻
民不疊民若耶惟其德之是以祠之祠成競剖牲
列俎紛紛登獻若商估遊士戍人驛使經祠下莫
不驚駭瞻禮憶浚治坻公出常道過薊檀列封回
夫里姬徃徃跪伏道側持米茗以獻曰此寶坻袁
明府耶夫其聞而慕之者如彼宜其見而思之者
若此緬惟坻邑雖徧小沾不至阿所好

明興來握符臨南面者奚啻百數赫赫撫仕登台鼎
者奚啻十數惟公獨以生祠億萬人億萬心孰能

一之羶不慕羊而牛慕羶則以公有羶行耳且天
不吊于我坻自乙酉于今陰沴凡六作戊子公來
胥匡以生今歲重降疾更以公右遷孰撐柱是馮
虛一望東南百里無爨煙故衆思公轉切譬病者
伏枕呻吟有秦越人診候猶可緩須臾死既病日
臻秦越人又去愈重思之矣此生祠所由作伯大
夫記之也持為之序者誰望雲居士也